

11月25日，世纪伟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走完他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惊闻噩耗，让我想起了14年前那次与卡斯特罗会见的经历。

那是2002年5月，应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的邀请，我带领上海新闻代表团访问古巴。古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和格拉玛报总编辑会见代表团的时候告诉我们，第二天有一个大型群众集会，欢迎我们参加。能有这样一个了解古巴的机会，我们自然很高兴。

第二天，我们早早来到会场。这是一个大型露天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数万各界群众。邀请方告诉我们，在首都哈瓦那，经常举行这样大型的群众集会，就当国内外形势和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讲演、讨论，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当天会议的主题是批评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预防艾滋病，先后几位嘉宾和专家演说，分析形势，普及知识，提出对策，解释政策，然后是演艺明星表演流行歌舞节目。不论是演说还是演出，广场上数万群众都热情高涨，台上台下呼应，挥舞古巴国旗，高喊革命口号，年轻人边唱边舞，年轻妇女还把儿童高高举起来，大声喝彩，如醉如痴，集会自始至终像过狂欢节。

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从台上到台下，整个广场上没有一个座位。我们代表团作为贵宾被安排站在

第一排，古共中央和古巴政府的其他领导就站在不远的地方。集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76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身穿草绿色咔叽布军装，也在广场上站立了两个半小时，同群众一起挥舞国旗，喊口号。

在古巴，卡斯特的传奇经历尽人皆知。他出生在一个庄园主家庭，但他反对父亲虐待雇农，13岁时就组织蔗糖工人进行反对自己父亲的罢工。1950年他从哈瓦那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律师。1953年他率领134名爱国青年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发动反对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他被关进监狱，在法庭上，他发表了著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篇辩护词迅速传遍世界，成为为公平、正义和革命而辩护的经典。

1955年获释后，他先后流亡美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创建了“七二六”运动组织。1956年，他率领81名战友乘“格拉玛”号游艇回古巴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登陆时遭政府军袭击，起义者大部分伤亡，卡斯特罗等12名幸存者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终于在1959年1月推翻巴蒂斯塔独裁者政权，建立古巴革命政权。古巴成为美国后院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美国视为眼中钉，美国特务机关和巴蒂斯塔残余势力组织了600

多次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活动，均以失败告终。其中一次是一个刺客伪装成要加入游击队的农民，因为表演得天衣无缝，颇受信任。有一天夜晚，卡斯特罗发现这个“新兵”的被子没盖好，亲自为他盖好，被感动的刺

与卡斯特罗面对面

贾树枚

客最终没有动手。更有戏剧性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批准美国中央情报局去暗杀卡斯特罗（美国的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计划），结果卡斯特罗安然无恙，肯尼迪却死于美国自己的刺客之手，案子至今没有查清楚，成为悬案。

话说回来，当天广场上的集会结束，大会组织者通知我们，说卡斯特罗要会见我们。此时，广场上还挤满了人，热情的少年儿童将卡斯特罗围得水

泄不通，争着与大胡子爷爷握手、拥抱。我们在你拥我挤中把从上海带去的丝绸纪念品送给卡斯特罗，他一边同我们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一边接过礼品，表示感谢，热情地祝愿中国和上海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

取得伟大的成就，回顾了他访问中国时留下的美好印象，招呼我们合影留念。我们这些相机随身带的记者纷纷按下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幕幕精彩的瞬间。

说起这段经历，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也对卡斯特罗留有深刻的印象。1995年卡斯特罗首次访华时，在上海停留了三天，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负责接待并全程陪同，在参观了浦东和宝钢、大众汽车等中外合资企业后，卡斯特罗陷入了沉思，他对中国改革开放

放表示充分肯定，仔细询问为什么选择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但他又不无担心地说，我想了一夜，古巴不行，一开放，美国早把我杀了。

善于演讲的赵启正说，他私下向卡斯特罗问了一个问题：

“你做《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辩护时事先有稿子吗？”卡斯特罗肯定地说：“没有。文章是想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这一点让赵启正深感共鸣。他也觉得，好的文章，好的演讲，首先要有好的思想，其次是好的表达。单靠文字功夫，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2006年7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做了手术，把最高权力交给他的弟弟、战友、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对劳尔·卡斯特罗所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也表示了支持。古巴进入了新的时代。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业绩，将永垂史册。



铁汉柔情——卡斯特罗和古巴小学生

贾树枚摄

“插翅虎”雷横，名字横，也有资本横，身为大宋朝郓城县捕头，又和梁山泊晁盖、宋江等有过命的交情，是个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这不，他办差事路过梁山，刚打下祝家庄的宋江邀请他上山被他拒绝了，就送了他一包银两。雷横不差钱。不差钱归不差钱，到了节骨眼拿不出也很无奈。雷横就碰上了这尴尬。他办差回来本想休息休息，放松一下，恰巧碰到帮闲的李小二告诉他县城里新来了一位唱戏的女子，还是从东京来的，歌唱得好人也俊俏。雷横一听，那就去瞧瞧吧，溜达着走进了戏院，大大咧咧地坐在了首位，很陶醉地听完了一段小曲，还没有回过神来，唱戏的开始收钱了。

这第一个就是雷横。雷都头随手就往自己口袋里摸，想拿钱打赏人家，结果口袋里空空如也。原来是出门时忘记带钱了。没带就没带，不就几个赏钱吗？回头给你就是了，有什么要紧？雷都头完全没当回事。唱戏的不干了，你横列吧唧地不给，还牛气哄哄地坐首位，唔哩嘛哩地说大话，赏银不见一文，那接下去都学你放空头不给钱咋办？这赏钱必须得要，但雷横确实没有带。也有认识雷横的人上来打圆场，说这是本县的公局长，少不了你的赏钱，算了算了。但唱戏的父女不依不饶、不三不四地说了些难听的话，气的雷横动了拳脚打了他们。这一打不要紧，雷都头算是碰到茬了。

原来东京女子是个花娘，名叫白秀英，在东京青楼里唱曲卖戏时，遇到了进京赶考的才子，两人就有了一段鸳鸯戏水的机缘，恩爱了一番。后来，这才子放了郓城县的知县，白秀英和老爹就来投靠，开戏院卖唱，眼下挨了打自然要告状吹枕头风。还别说，枕头风一吹特别灵。县长立马命令把雷横抓了起来。

抓就抓了呗，花娘还是觉得不够面子，一定要绑到大庭广众下晒晒。雷横的娘看不下去了，就这么个独养儿子，好容易还是个都头，就和花娘打骂撕扯起来。雷横眼见母亲被人打骂，怎忍得了，于是用戴在身上的枷锁朝白秀英劈面打了过去。哪料想，竟然一下子给打死了。真是不好玩，闹出了人命。

人命关天，打死县长的姘头更是个问题。县长就判了雷横死刑偿命。雷横的娘赶忙找当年节级“美髯公”朱全帮忙搭救。朱全到底号称“美髯公”，有几分关云长的义气，在押解雷横的路途上偷偷放他逃跑了。雷横于是带了娘上了梁山。宋江很高兴，又添了一虎，请都请不来啊。但“美髯公”没有来还真是美中不足，只是这朱全也不想上山。他放了雷横，气坏了县长，被刺配沧州府大牢。沧州知府的儿子喜欢朱全的长胡子愿意和他玩。经知府允许朱全就安心地带小衙内玩，想混混年节待刑期过了再说。但是宋江想他啊，就派了吴用和李逵来请他。朱全不干，李逵就按宋江指示刀劈了才四岁的小衙内，逼得朱全无奈上山入了伙。

看看这花娘，花得脑袋搬了家，花得雷横朱全丢了家。她不下花，就不会结识那才子知县，就不会跑到乡下唱戏，就不会碰上雷横，就不会没有命。也许这就是命！这就是权钱色的魔力，再掺杂进血腥的暴力，遭殃的是那些弱者。虽然弱者也有强者庇护，但是刀枪无眼，一旦打斗起来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是故，强者千万不要恃强凌弱，毕竟谁都有弱者需要保护，看知县，为花娘，竟不给雷横留颜面，弄得香消玉殒，雷横欺负花娘弄得自己上了梁山；是故，强者千万不要滥用职权，看知府，为儿子，竟不顾朱全是罪犯，弄得断子绝孙，朱全私放雷横弄得自己落草为寇。

一夜间马路上多了漂亮的橙色自行车，凑热闹下载了APP，不到两分钟就轻快地蹬上共享单车，哼着小调上路了。骑行时脸上常常挂着傻笑，但也有两次可能是忘戴墨镜吹进了风沙，眼睛有点模糊。某个下午吭吭唧唧骑上恒丰路桥，正好一列列车从脚下轰隆驶过，平时我看到的都是进入上海站的列车，速度通常是《疯狂动物城》里树懒一样的慢动作，而出站的列车则像青春勃发的少年，铆

骑行断想

万卿

骑过车站，是公交车靠站后乘客需要穿过自行车道才能上下车的那种，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外婆也曾拉着我的手，穿过车流上公交车，因为要照顾我，被自行车狠狠撞了下……这一刻我的视角穿越时空，从看着车撞来，变成看到还没有变得很老的外婆拉着幼小无助的我自己。

北京的初冬，几场寒风刮过，在大街的人行道，在公园里，到处可见色彩斑斓的落叶。随风飘落的叶子，仿佛在提醒人们一年将尽，冬天来了。

离我家不远，是玉渊潭公园。我每天来这里散步，刚进大门就踩在一大列金黄的银杏树叶上，犹如大自然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路饱览落叶风景，我的心里在笑，心情愉悦快乐，人在图画中。

扇形、金黄的银杏叶，有长长的叶柄；在一片树林底下，落叶铺满，毫无杂色，像厚实的金毯。猩红色的元宝枫叶，瓷青色的杨树叶，在明丽的阳光里，叶茎叶脉看得清清楚楚，每片叶子都光洁闪亮。我在树下走过，经常有落叶坠落头顶、鼻尖、肩膀，又以路面为最后落点；叶柄脱离枝条的顶端，还留有一缕清香和发黏的残汁。仍挂在树枝的叶子，哗哗啦啦，发出金属的响声，落叶是有声音，有气味的。北京每个公园的区别，不在名称，而在树种植被在四季散发的不同气味。

每年，我都会弯腰精选几片不同的落叶，满怀喜悦地带回家里，

铺在书桌，在叶子上用软墨笔记下叶落我家的年月，作为绿色环保的美丽书签。曾见有人用落叶粘在贺年卡上，写满祝福的话语；在香山，有商店出售粘在卡片上的红叶，都是很好的创意。

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严肃、冷峻的，但他写的《腊叶》中说：“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篇压干的枫叶来。”一片夹在书中的落叶，触动先生的情绪；

落叶

卫建民

观察落叶，像自言自语，又像与知音私语。一片落叶，充实了先生的寂寞长夜。

唐宋传奇里，有一篇美丽的《流红记》，写一位儒生在皇城御河里发现一片漂浮的红叶，“远视之，若有墨迹载于其上”，儒生捞起红叶，见上面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显而易见，这是一位深锁宫中的女官或宫女，偶见落叶，感叹身世，便很调皮地在红叶上题诗，让御

在澳门西海湾边的圣地亚哥古堡酒店石砌露台上喝咖啡，眺望澳门内港落日余晖波光粼粼的醉人景色，大概是这个时节最惬意的选择。这里，远离了氹仔金碧辉煌的博彩场车来人往游客涌动的喧嚣，静谧之地吹着海风，却不觉得冷，陪伴着我的还有身旁的几株200年的古树，树叶在晚风中发出轻轻的沙沙声，仿佛正在向我倾诉澳门百年沧桑的历史。澳门由老城、氹仔、路环三岛组成，清人刘世重《青洲山》句：“万派波光一柱浮，巍然独立在中流。望来缥缈疑三岛，板去鸿濛更十洲……”诗人笔下的澳门犹如海上仙山那样虚无缥缈有些神秘莫测。据友人说：澳门本名为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所以称“澳门”。澳门及其附近盛产蚝（即牡蛎），后人把这个名称改为较文雅的“濠镜”。

澳门，由博彩业大发展带来大批游客喧闹背后的老城区却是一个宁静的慢节奏生活的老澳门情调，这里的商铺酒家上午基本没有市面，一大早马路上清静，茶楼里略显安静，吃早茶的人大多是已经退休的优哉游哉的老人手持一份当天的澳门报纸，看报、品茶、闲聊，吃早点，日子过得真性情。

清人吴渔山《澳中杂咏》云：小西船到客先闻，就买胡椒闹夕曛，十日纵横抄沙路，担夫黑白一群群。描绘了早年澳门的中国商人买了西洋商品运往内地的热闹状况。我行走在老城区有高低坡度狭窄的小街上，欣赏着一座座旧教堂，葡式老建筑，脚踏在从葡萄牙运来的黑、白、棕、褐色小方块石头砌成的硬石弹硌路上，那黑白分明的石头“刻画”出各色帆船、海鸟、游鱼、灯塔、海藻、花卉，用无数条老欧洲曲线形式镶嵌的西方海洋文化弧形海浪纹图案，街边那一根根像码头边拴缆绳的绿色矮铁柱颇有韵味，连老式邮筒、青花瓷砖等都带着葡国格调的韵味，还有夜里朦朦胧胧照着小街的旧欧式黑铁框昏暗的街灯，这都是我要寻梦旧时葡国风情的遗痕，不失为澳门乐游的一种情趣。



来到澳门，不要忘记寻觅美食呀，咖喱屋的咖喱鸡，黄枝记的虾子捞面，红褐色的虾子和着香料撒在干面上，银丝面条细如游丝，吃上一筷鲜得欲罢不能，急吼吼的吃相肯定难看。肥仔文蟹粥，每一大窝（碗）270澳门元（折合人民币约230元），虽然不便宜，但橙红色的海蟹沉浸在白色的米粥里，蟹肉的鲜味融化其中，尝一口，幸福感满满哒！新葡京酒店里的猪扒包，那做工地道的猪扒厚大一块，味道特别鲜美，一只下肚保证胀得你扶墙而回。檀香山咖啡店的特色奶茶，我友，老澳门林健恩的最爱，他告诉我一个秘诀，放些咖啡味道妙不可言，跟着这位光头画家老兄带着我喝了一杯再来一杯。安德鲁葡挞必须尝的，金黄色的挞皮酥脆层次分明，一里路外你可以闻到刚刚出炉的那股馋人的蛋挞香味，还有澳门豆花很滑爽，有小时候吃鸡蛋羹的感觉……还有好多美食值得品尝发掘。

着一股劲不断提速，而且正好是向着阳光的方向，我当时的心情可以借用一首网红歌来表达——“老鬼心不死”。还有一次骑过车站，是公交车靠站后乘客需要穿过自行车道才能上下车的那种，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外婆也曾拉着我的手，穿过车流上公交车，因为要照顾我，被自行车狠狠撞了下……这一刻我的视角穿越时空，从看着车撞来，变成看到还没有变得很老的外婆拉着幼小无助的我自己。

河流水带去自己的寂寥和希望，就像现代人在江海投放漂流瓶。这篇小说，真是可能发生的真人真事。后来，小说被改编为戏剧，圆满的结局是：红叶题诗的女子出宫后，竟与儒生奇遇，有情人终成美眷。

落叶是诗人、画家、音乐家灵感的源泉，创作的题材。不同的艺术家，会对一片相同的落叶作出不同的诠释，创作不同风格的作品。有忧愁的落叶，有欢乐的落叶，还有残酷的落叶。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说：“描写战争，不必出现枪炮，你只要画出一片凋落的枯叶就行了。”

一片落叶，春天发芽，夏天生长，秋天枯萎，冬天坠落，是一个生命的圆全。我近年发现，检验我们的精神健康的指标，主要看人对四季轮回还有没有感动和惊奇？是否与大自然还存在和谐的对应关系？只要我们能暂时忘记尘世的劳顿，双手捧起一片风中落叶微笑，我们就属于没患城市病的健康人群。

关注时光的同时，欣赏时光的倒影。

诗意生活